

戴淮清著

漢語音轉學

漢語音轉學

目 錄

- 一 方修先序
- 二 以音轉原理正名辨義
- 三 以音轉原理考証漢代西域地名
- 四 以音轉原理考証古代南海地名
- 五 其他地名考
- 六 跋

讀「漢語音轉學」

隨筆（代序）

方 修

（一）

同事戴淮清先生的音轉學著作，刻在排印中，擬自費出版。他把稿件的副本交給我，叫我寫序。要外行人來講內行話，這無異是在開玩笑。沒辦法，只能寫幾段因戴先生的文章引起的瑣碎感想。

據我所知：戴先生的著作分篇在報章上發表的時候，讀者們的反響是見仁見智，贊否不一。最普遍的一種說法是：曲高和寡、看不懂。

如果這是實話，我倒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這些文章我大體上是看懂的。這也許是作者所涉及的一些語言聲韻的常識，我都有了一點的緣故。

我從未認真地讀過一冊文字學或聲韻學之類的專著。但少時却搞過好幾年舊詩詞，常常在平仄四聲中兜圈子，那本「詩韻集成」也幾乎翻破了。更早時候，還接觸過潮語十五音，對於所謂反切——中國傳統字書的注音法，一度摸得爛熟。這些可能是我看懂了戴先生的文章的基本條件。

另一方面：我不諳洋文，連幾個粗淺的英文的發音也都十分蹩腳，但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却先後學過一段時候的中國拼音文字，從國語羅馬字到拉丁化新文字，從什麼趙元任方案到瞿秋白方案，大多涉獵了一遍；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現的若干漢語拼音新方案，也盡可能找來看看。這些偏門「雜學」，使我熟悉了一些拉丁字母的性質以及拼寫變化等等特點。因而也有助於我對於戴先生的談論音轉問題的理解。

然而，這祇能說明我還可以欣賞這一部音轉學的著作而已，距離寫序的資格是太遠了。

（73・12・17）

（二）

這幾天把戴先生交來的一批音轉學的稿件粗略地看完了。我覺得一般讀者所以認為這些文章深奧難懂，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在於文章的內容，而是對於音轉學的本質及戴老的著述旨趣不大清楚的恐怕不在。果解除了這一層疑難，再來看這些作品，相信就不會有問題大清楚的。

我們假定，很早的時候，人們常常是採用單一的某個音會有問題達某種意象的。這些單一的音或字，由於經過了無數個世代的流傳轉

播，以及人們的拓殖遷徙而造成的地理上的隔閡，音的唸法和字的寫法，乃不斷地蕃息，生發，分化，一變再變，終於形成了今天的許多讀音不同，形體不同，而意象却又相通的同義字。但這許多的同義字的來源，或其演進流變的情形，却是大都有軌跡可以探尋的。它們常常有其共同的語根，有其內在的聯繫。音轉學，可以說就是研究這種語音和字形的展轉演變的線索或規律的一門科學。戴老的音轉學的著作，就是在發表他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的心得；同時又進一步地把這些心得用於具體的考証工作，如解釋古書的疑義、辨証古代的地名，追溯某些漢字的原始的音義等等。這一門研究工作，性質與中國傳統的文字學家的所謂轉注之學相同。不過戴老所開闢的境界，遠較前人幽深博大；運用的方法也比前人更新、更科學；因而糾正了前人的許多錯誤，或提供了許多新的發見。

這樣地把戴老的著述的性質及旨趣弄清楚了，再加上一點耐心和一點英文的拼音常識，則這些文章是一定可以看懂的。

(74、2、4)

(三)

何以說閱讀戴老的文章要有一點耐心呢？原來這些音轉學的著述，乃以筭記的形式寫成。作者讀書得閒，隨手錄出，零星湊集，每條自成起訖，不像一般教學講義那麼顯得有統系，有組織，綱舉目張。這些筭記的編次排比，也不大講究歸類，舉凡字義的訓詁，字源的追索，字音字形遞變的探討、物名的考証等等，常常合併在一篇長文之內，如「以音轉原理正名辨義」一文就是。因而讀起來可能覺得瑣碎、散漫、雜亂，必須放慢速度，細心領會，沒有閱讀其他結構齊整的編著那麼輕便，這就需要一點耐心了。

然而，這一點耐心的付出是值得的。戴老的作品特點，並不在於它的系統性，而是在於它的獨創性。這些零零星星的簡賅的筭記，幾乎每一條都是一個匠心獨運、功力深厚的新發見，而且富於啓示意義，可以發展成爲一個研究專題。正如作者自己在考証出尙書的黑水即是長江之後所說的：「余不欲引經據典作洋洋數萬言之長文以爲証；余無暇及此，亦不屑爲之。但史地學生之欲寫博士論文而苦無題目者，大可寫一篇『大禹足跡考』，兼叙黑水與三危」。這不見得是故作豪語；事實上獨創性比較強的學術文字，往往具有這種先驅的作用，發展的潛能。王瑤得到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學與酒及藥之關係」一文的啓發，終於寫成了三冊中古文學史論——「中古文學思想」，「中古人生活」，「中古文學風貌」，就是一個大家熟知的例子。

(74，2，11)

(四)

我的認爲多用一點耐心來讀戴先生的音轉學的作品是值得的，還不單是因為戴老的文章獨創性強，新發見多，同時也因為在這些雖然

零碎的箭記裏面，常常可以窺見作者運用其過人的思考力，在學術的疆域中上下求索的過程：怎樣發現問題、摸索方向、提出辦法、以至於解決問題，較之閱讀一般教科書式的專著，可說另有一番趣味。茲舉作者探討「文質彬彬」一語的釋義為例。

論語：「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注：「彬彬、雜半貌」。若照鄭注解釋，則下兩句猶言「文與質參半，然後得謂之君子」。然證諸其他典籍，「彬彬」却非雜半。……然則，「彬彬」應作何解？聊詢數位學友，所答亦紛紜。某甲曰：「彬彬有禮，如戲台上之小生」；某乙謂：「彬彬謂斯文」；丙曰：「彬彬謂郎才」。因各人意想不同，解釋亦各不同。中文之艱難，由此可見一斑。說文：「彬彬、文質備也」，此亦非最佳之解釋，但已比鄭注為勝。辭通作者朱起鳳知與「彬彬」同義者有「份份」、「斌斌」、「分分」、「斑斑」，然所引之例證亦不足闡明「彬彬」之真義。余沉思數日，某夜忽想起「分」字，立刻起床翻閱字典，果然覓得線索。線索已得，「彬彬」之意義自明。「彬」與「玢」均讀如「賓」bin，加g則為「炳」bing。「彬」bin轉ao則為「彪」biao，故「彬彬」實猶「彪炳」也。……玉之花紋謂之玢，後來借以形容文采鮮明之物，更借以喻多姿多采之學士。……

如果作者為了強求書的結構的齊整，去「蕪」存菁，祇告訴我們這麼一句話：「文質彬彬」儘可譯為「文與質俱彪炳」、「品學兼優」、或「學問與品性均昭彰」，則讀來雖然便當，却也索然無味矣。
(74·2·18)

(五)

上文解釋了閱讀戴先生的音轉學的作品所以要有一點耐心的原因。現在再談談這些文章的欣賞又何以要有一點英語拼音的常識。

這是因為，戴老對於音轉問題的論述，在注音方面，用的不是「國語注音符號」，而是本地通行的洋文拼音。例如下列一段：

視sh加n聲則為審shen，視sh加u為熟shu，審shen轉u亦為熟shu。因此，「熟視」猶「審視」，「審察」猶「視察」也。視sh加ng聲則為省sheng，「省親」即「視親」之謂。論語：「吾日三省吾身」，此猶言「余每日三審吾身」也。與視sh同音之識sh加ng聲亦為省sheng，例如「不省人事」。

這大意是說，「sh」是視、審（熟）、省、識這些字的語根，也可能是人們表達「視」這個意象的較原始的語音或字音；但由於幾千年來的輾轉流變或分歧發展，乃演化為這許多不同形體的同義字。它們之間，讀音不盡相同，但聲母相通（sh），有的連韻母也相仿（審，省），可以窺見彼此間的關係。作者在這裏便是用洋文拼讀法來注音，以說明其間變化的痕跡。

作者以洋文字母來注音，取代「國語注音符號」，我想一方面是由於印務館沒有「注音符號」的鉛字的緣故。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採用這種表音文字來標音，較之採用「波潑麼」等三十七個圖形，在視覺上更容易顯出有關語音的轉化演變的線綫；如sh, shen (— shu), sheng 等，其變化的脈絡，可謂一目了然。不過這麼一來，讀者們就得有一點洋文拼音常識，才能夠充份的欣賞。好在這祇是一種常識，凡是學過一點A B C的拼讀法的，就都可以應付了。因而看懂這些關於音轉學的文章，完全不是一件困難的事。(74, 2, 25)

(六)

要欣賞戴先生的音轉學作品，一點拼音常識是需要的。但這並不等於說，如果不懂得一點A B C的拼讀法，就完全無法欣賞這些文章。

戴老的文章，基本上是根據音轉原理來進行訓詁考証的工作的。但實際上談論音轉原理的文字並不多，更多的篇幅是在發表他在訓詁考証的工作上的收穫。讀者們如果不諳蟹行文的拼音法，或者對於音轉的闡釋沒有興趣，儘可跳過這些段落，直接領略作者對於問題的研究成果。這樣，比較去看什麼文集詩選的校註、通釋、箋解之類，將是更有趣味，也更有益處。

譬如作者考証了「凡」「泛」「般」「普」「浮」……等字在昔時本是音義相通之後，論斷道：「凡人」即「普通人」，「凡例」即「普通原則」，「凡塵」之義與「普天之下」相同，兩者均為仙境之對。「大凡」等於「一般」，「諸凡」與「舉凡」等於「諸般」，「泛泛」即「普遍」，「膚泛」即變相之「普泛」或「浮泛」，「以奏膚功」猶言「以奏敷功」或「以奏普功」，即「以奏大功」之謂。「泛海」與「普渡」相同。……

我們對於「凡例」、「舉凡」、「膚泛」、「膚功」這些詞語，向來祇知道一個大意；雖然也可以應用，但對於字義並沒有很明晰的認識。一般字典以及書本上的注釋，也往往不會令人滿意。現在經戴老這麼尋根究底、深入淺出地發揮一番，印象就深刻得多了。諸如此類情形，這一批音轉學的作品中可說所在多有，即使不解音轉原理，讀之也當獲益非淺。(74、3、4)

(七)

戴先生的音轉學著作，在報刊上分篇發表的時候，讀者中除了覺得曲高和寡、看不懂之外，還有多種不同的反响，其中一種是：閱讀上沒有多大問題，但對文章的內容抱着保留的態度。

這種保留的態度主要是針對地名方面的考証，特別是關於若干南洋的地名。有些讀者懷疑南洋的地名，是否古今一致。如果是今昔異名，或者在幾千年前根本就無名，甚至連地都還未曾突出海面，則某些考証豈非成了玄的放矢？譬如，我們說中國古書上的歌營國或加營

國，即今吉隆坡附近的加影，然而馬來亞的古代史竟究有無加影其地其名？又是否有人在此立國稱王？這些，都還需要進一步查考的。

我於地理之學，一竅不通，對這方面的是非，完全無從置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戴老的「以音轉原理考証古代西域地名」與「以音轉原理考証古代南海地名」二文，無論如何不失為兩篇精彩的力作，甚至於可說是作者治音轉學以來的最大貢獻。因為這裏面提出了許多新的發見或與前人不同的論斷；這許多發見與論斷，又不像一般動詞或狀詞的考証那麼屬於微枝末節，無關宏旨，而是常常牽涉到一些地理學上的大問題或者較重要的歷史事件，值得學術界注意的。例如，作者指出：「扶桑」即「富士山」，所以成為日本的代稱；大禹所到的「孫樸」與「續備」，即是「三佛齊」與「蘇門答臘」；「三危」不是敦煌東南的三危山，而是長江三峽；「條枝」不是伊拉克或敘利亞，而是土耳其；「大秦」也不是羅馬帝國，而是「雅典」……。凡此種種，祇要有三几處說對了，揭開了千古啞謎，也就足以不朽了。縱使偶有一兩點証據不足，顯得牽強，也是瑕不掩瑜，無損於這批文章的價值的（74，3，11）

（八）

前回談到戴先生的音轉學著作中若干關於南洋地名的考証，有些讀者採取了保留的態度。據我所知，在文字訓詁方面，也有一部份讀者曾表示懷疑。他們通常祇能同意某些淺顯的、比較表層的音轉現象的解釋，不能接受深入的，複雜的窮源溯流的研究。

譬如下列一段——

晏

m,w 乃通轉之聲。例如廣府人讀「晚」 wan 如 man。
。「晚」 man 轉 u 為「暮」 mu，再轉 ei 則為「昧」 mei。「暮」 mu 加 ng 為客話之「矇」 mung，再轉 i 則為「冥」 ming。「晚」 wan 或廣府話之「晚」 man，棄 w 或 m 則為「暗」 an，再轉 i 則為「曖」 ai。「曖」加 d 為「隄」 dai，「暗」 an 轉鼻音則為潮語之「宴」。……

一部份讀者就只能同意 wan 與 man，「暗」與「宴」之類是音轉的現象，至於「暮」「昧」，「矇」，或者「暗」，「宴」，「曖」等等，就不相信都是音轉的產物。

這一方面，筆者倒是贊同戴老的論述的。我認為一些比較淺近的異聲同韻、或同聲異韻的同義字，只要對於語音問題稍有留意的人都不難於領會，一般文字學的書也大多會談到，讀不讀戴老的文章都無所謂。至於對許多音轉線索比較暗晦的同義字的索隱揭秘，那才是值得重視的新發見，也正是戴老的研究成績中的精華。如果捨去這批精華而祇接受一點文字學上的常識，可就等於買櫝還珠，得益甚微。

其實，只要想到漢字的字音字形的演化發展，不是幾十年、幾百年，而是幾千年的歷史，則對於從 man 到「暮」、「昧」、「矇」，或者從 wan 到「暗」、「宴」、「曖」這類比較曲折、隱晦的關係，應該是不會覺得奇怪的。如果，經過了幾千年的遞變發生，結果

祇產生了類似 wan, man, 或「暗」「~~冥~~」這種顯而易見的音轉現象，那反而是值得詫異了。（74、3、18）

（九）

昨晚翻閱本地新到的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本（第一冊），在「屈原與楚辭」一章，見劉氏舉出「詩經」和「楚辭」各一段，對照比較，指出「詩經」中的語助詞「思」字和「楚辭」的「些」字，只是一聲之轉，意義和用法都相同。劉氏所舉例証如下——

詩經：「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楚辭：「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採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這些，本來是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早就說過了，但此刻讀來却是印象特別深刻。原因大概是被迫冒充內行，要替戴老的「漢語音轉學」寫序，則對於有關音轉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比較留意起來。

劉大杰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了漢語音轉現象的複雜與曲折。從「詩經」到「楚辭」，時間不過三百年左右，然而作為語助詞的「思」字，却已經衍變為「些」字，如非文字學家加以比較研究，道出此中音轉關鍵，我們幾乎聯繫不上來了。

漢語音轉現象的複雜曲折，也可以從另一方面來說明。筆者平日聽幾位江浙籍的朋友講方言，發覺凡屬 t, th, n 聲開頭的字，很少會跟 an, ang, 或 ing 之類韻母結合的。譬如「電」，「天」，「年」，常常讀如「碟」（去聲），「疊」（平聲），「尼」。試想，這一系的方言，如果處在一個交通阻隔，與其他語言系統無從交流的孤立狀態之下，不斷推演發展，那麼，再過三幾千年之後，許多字的讀音，與目前普通話的距離豈非愈來愈遠？而在此遞變過程中產生出來的許多聲異義通的「別字」，不就是一批源流暗晦，不易捉摸的同義字了嗎？（74，3，25）

（十）

前些時在一個宴會上聽 C 君提起，他的同事中有一位老教師，不但是戴先生的音轉學著作的忠實讀者，而且對於戴老推崇備至，讚不絕口，說是「戴淮清這個人真是了不起。」

這可以說是讀者們對於戴老的文章的另一種反響。

這一句「了不起」的評語，真正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據筆者推想，主要恐怕還是指的戴老的研究工作的深度與廣度。戴老對於錯綜紛繁的音轉線索，追蹤躡跡，窮其源流，動輒揪出一批數量驚人的同義字來，在訓詁方面：大大突破了前人的成就，這是最容易欣賞的一點。茲再舉一例於下——

「怡」或融洩之「洩」，音 yi，轉 u 為「悞」、「愉」

、或不豫之色之「豫」 yu。「豫」加 eh 爲「悅」 yueh。「怡」加 ou 爲悠然自得之「悠」或優游之「優」與「游」 yiou。以上九字轉 ng 則爲融洩之「融」 yung。娛、愉、豫 yu 轉 sh 爲「舒」 shü。「舒」棄 u 爲「適」 sh。適與舒加 ng 則爲爽快之「爽」 shuang 或「祥」 siang。怡 yi 轉 sh 爲「喜」、「熹」、或「禧」 shi，以上三字加 ng 則爲「興」 shing。「興」轉 c 聲爲「慶」 ching。又熙、喜、熹、或禧加 a 爲融洽之「洽」或愜意之「愜」 shia。愜亦讀如「切」 chieh，轉 n 則爲「慊」 chian。……「慊」轉 ng 則爲稱心或稱快之「稱」 cheng。因 sh h 通轉，由「愜意」轉爲「合意」。「悠」 yiou 轉 ao 爲「陶」 yiao，故「陶然」猶言「悠然」或「怡然」也。陶然之「陶」不宜讀如「桃」。……

原來，從洩、怡、愉、豫到舒、適、祥、熙、再到喜、興、稱、慶、悠、陶、融、愜……等數十字，都是同根生出的幾條籐上的瓜果，聲近義通，由某一個單一的語根或字源生發演變而來的。

總之，這是文字學上的一片新大陸，如果不是戴老的探索與發現，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門學問，竟然還有這麼寬廣的天地呢。

(7 4 • 4 • 1)

以音轉原理正名辨義

「矚」與「注」音同義通；「矚目」猶「注目」也。「矚」ju加n爲「睽」jun；加ng則爲「睽」jung。以上諸字轉an則爲「瞻」jan，例如「高瞻遠矚」。「瞻」jan加i爲「見」，「鑑」，「監」，或「瞞」jian。「見」jian棄an則爲「覷」ji。廣韻：「覷，居悸切，音季」。查「覷」字當與「窺」，「規」，「覷」，「睽」同，但因前人注音混亂，遂致「窺」讀如「虧」kuei，「規」讀如「歸」guei，「睽」讀如「奎」kuei。集韻：「覷，其季切，音悸ji，視也。亦作覷」。今蘇州人因無an音，讀「見」jian如「覷」或「規」ji。因j d乃極易通轉之聲，「矚」ju轉d則爲「睹」或「覷」du。按「睹」與「覷」之偏旁爲「者」je，原從j聲。與「瞻」同音之字有「覷」，但因用法不同，此兩字之意義稍有差異。說文：「覷，窺也」。左傳成十七年：「公使人覷之，信」。「見」jian棄a爲「覷」jin。下見上曰覷。禮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覷」。註曰：「春見曰朝，秋見曰覷」。「瞻」jan加g爲「掌」jang，故「掌門人」之「掌」即「瞻」之謂也。今客家人謂看門爲「掌門」。

「瞧」chiao轉ai爲「睬」chai；此兩字轉iou則爲「瞅」chiou。字彙補：「瞅睬俗言也，詞家多用之」。以上諸字轉入聲則爲「察」或「際」chad。顏延之贈王太常詩：「聆龍際九泉」。郭璞胡鵲黃鳥贊：「胡鵲之鳥，食之不瞧；爰有黃鳥，其鳴是叫。」

「視」sh加n聲則爲「審」shen。一作「覷」。「視」sh加u爲「熟」shu；「審」shen轉u亦爲「熟」shu。因此，「熟視」猶「審視」；「審察」猶「視察」也。「視」sh加ng聲則爲「覷」或「省」sheng。「省親」即「視親」之謂；「覷視」猶「審視」也。字彙補：「覷，審視」。論語：「吾日三省吾身」，此猶言「余每日三審余身」也。與「視」sh同音之「識」sh加ng聲亦爲「省」sheng，例如「不省人事」。

「瞭」liao轉t爲「眺」tiao，故「眺望」即是「瞭望」。此兩字轉y則爲「遙」yiao。類篇：「遙，遠視也，與謫同」。同理，「遼」liao轉t爲「迢」tiao，再轉y則爲「遙」yiao。「撩」liao轉t爲「挑」tiao，故「挑戰」即是「撩戰」。「療」liao轉t爲「調」tiao，故「調養」即是「療養」。此兩字轉y則爲廣府話之「休」yiao，故「休養」，即「療養」或「調養」也。

「顧」gu加an爲「觀」或「關」guan，故「顧」可作「看顧」解，亦可作「關照」解。「關」guan轉i則爲客話之「眷」gian；因此，「眷顧」即是「關顧」。

「睚」mi加n聲則爲「眄」mian。「睚」mi轉n則爲「睚」或「昵」ni。說文：「眄，目偏合也」。以上四字之真義爲眼睛半開半合，常用以形容含羞之少女。後來文人常以「眄」代「睚」。張衡西

京賦：「眇眇流眄，一顧傾城」。康熙字典：「流眄，轉眼貌」。「眄」mian轉ou則爲「眸」mou。

「速」su加n爲「迅」sun或「尋」sun；再加a則爲「旋」suan。晉羊祜讓開府表：「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旋目謂之「瞬」sun，亦形容其快捷也。

「穿」chuan之去聲爲「串」。男反穿女服或女反穿男服，謂之反串(transvestite)。將錢貫穿成一吊，謂之一串。「串」chuan轉g爲「貫」guan，故一串錢亦謂之一貫。串演者，穿戴服演戲之謂。

客話之「且」chia加m則爲客話之「暫」chiam；故「得過且過」即「得過暫過」之謂；「且慢」猶言「暫慢」也。客話之「暫」chiam轉n則爲「權」chian，故「權且」即「暫且」之謂。以上諸字轉ung則爲「充」chung，例如「權充」。今潮州廈門方言之chin chai（均讀去聲）即「且」之謂也。苟且之「苟」gou亦猶「且」也。「苟」gou省o則爲「姑」gu，故「姑且」實爲「苟且」之轉語；但因習慣用法不同，苟且與姑且之義或有不同。與「苟」，「姑」同源之字有「孤」gu與「辜」gu，例如「辜負青春」或「孤負青春」。此猶言苟且度日，有負青春也。負者，背也。

加以解剖分析，謂之「解釋」，故「釋」與「析」通。「析疑」猶言解釋疑難，「冰釋」猶言「冰析」也。又「釋」si加eh爲「卸」sieh，故「如釋重負」之「釋」，實猶「卸」也，其音轉形態與「烏」si之轉爲「鞋」sieh同。「釋」si轉e則爲「捨」se，故「手不釋卷」之「釋」實爲「捨」也。

客話之「甲」gup轉ai爲「蓋」gai，再加n聲則爲「冠」guan。因此，「富甲天下」猶言「富冠天下」或「富蓋天下」也。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甲乙丙丁之「甲」即「冠」之謂也。

甲乙丙丁之「乙」yi實猶廣府話之「弍」yi也。「戊」wu即「五」wu也。

「包」，讀如bao陰平，讀上聲則爲「保」。此兩字轉入聲則爲「必」bid。此三字意義互通，例如「包贏」，「必勝」，「保你成功」。

「一」，「亦」，「依」三字音同義通。一樣之「樣」yang棄g則爲客話之「然」yian（=yan），故昔日之所謂「亦然」或「依然」實猶今之所謂「一樣」也。「一」與「亦」yi加eh則爲「也」vieh，故「也是」猶云「一樣」或「亦然」也。以上諸字轉iou爲「猶」yious，轉in則爲客話之「仍」yin，故「依然故我」猶言「仍然故我」；「風韻猶存」猶言「風韻仍存」也。以上諸字轉u則爲客話之「如」yu，故「如舊」猶云「依舊」或「猶昔」也。

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依」yi加o u則爲客話之「柔」或「悠」yious。因y與r爲通轉之聲，今北京人讀「柔」爲rou。「柔」rou轉uo爲「弱」ruo。由此觀之，楊柳之「依依」實形容其柔弱也。「悠」yious轉an則爲奄奄一息之「奄」yian或厭厭

其苗之「厭」 yian。詩小雅車攻：「悠悠旆旗」。詩周頌載芟：「厭厭其苗，綿綿其黑」。「柔」 rou 轉 en 爲「荏」 ren，轉 an 則爲「染」 ran。詩小雅巧言：「荏染柔木」。「染」亦作「苒」，義與「冉」同。離騷：「老冉冉其將至」。楚辭九章哀郢：「謏苒弱而難持」。

「罷」 ba 加 n 聲則爲「便」 bian。潮州人之所謂「便然」即是「罷了」之謂。

「頽」 tui 轉 a 爲「塌」 ta，再加 n 則爲「坍」 tan。禮檀弓：「泰山其頽乎」？今語稱暴露短處於衆人之前曰「塌臺」或「坍臺」。「臺」 tai 加 ng 聲則爲「唐」 tang，故「頽唐」猶言「頽塌」或「坍臺」也。文選王褒洞簫賦：「頽唐遂往」。注曰「隕墜貌」。辭海曰：「按此以狀聲。俗亦謂意興闌珊，精神不振曰頽唐」。

「悠」 yiu (=you) 加 n 聲則爲「芸」 yun。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辭海註曰：「悠悠，衆多也」。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遲」轉入聲則爲「錯」，故「差遲」即是「差錯」。元曲秋胡戲妻：「休想道半點兒差遲」。漢書司馬相如傳：「紛湛湛其差錯兮」。

詩鄭風：「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之注音爲「抽」 chou。余以爲「瘳」即「瘥」之古文。客人讀「瘥」如 chou，今之注音則爲 tsuo，「瘥」 tsuo 加 n 聲則爲「痊」 tsuan。

「熾」，音藍 lan；轉 iao 則爲燎原之「燎」 liao。玉篇：「熾，火焱行」。集韻：「熾，焱延」。「焱」即今之「焰」也。淮南子覽冥訓：「火熾焱而不滅」。

同理，「濫」 lan 轉 ao 爲「撈」 lao，再加 i 則爲「潦」 liao。「攬」 lan 轉 ou 爲「摟」 lou，轉 ao 則爲「撈」 lao。「檻」 lan 轉 iu 爲「褸」 liu。褸者，衣爛之謂也。

「曉」 shiao 棄 s 則爲客話之「曉」 hiao，再轉 ei 則爲會意之「會」 huei。因此，「會不會？」猶言「曉得不曉得？」

「舍」 she 轉 ia 爲「廈」 shia。客話之「第」 ti 加 ng 則轉爲「廳」 ting，再轉 a 則爲「堂」 tang。「第」 ti 加 an 則爲客話之「殿」 tian。

客人讀「辨」如「判」 pan，由此可知此兩字義同而字異。今試舉例以明之：「前後判若兩人」之「判」，實與「雌雄莫辨」之「辨」同。「審判」即是「審辨」，謂審查事實以辨別（判斷）是非也。

「噉」轉陽聲則爲今之「囂張」。辭海云：噉：音獲，大呼也。噉，音罕，大聲呼也。史記信陵君傳：「晉鄙噉噉宿將」。辭海註曰：按謂意氣盛也。余以爲「噉」之古音或爲 huo juo，均讀入聲。此兩字轉陽聲則爲客話之「囂張」 hiao jong。「噉」 juo 轉 a 則爲「咤」或「吒」 ja；此字轉 i 則爲「叱」 ji。辭海註：叱咤，發怒聲也。又作「叱咄」或「叱嗟」。說苑反質：「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國策燕策：「恣睢奮擊，咆藉叱咤，則徒隸人至矣」。由此觀之，「咆藉」亦猶「叱咤」也。辭海「咄嗟」條：猶言呵叱。

• 王勃上劉右相書：「咄嗟可以降雷雨」。「叱」之讀音既爲 ji，則此字當與質備之「質」同。客人讀「質」如 ji。「咤」亦作「咋」。辭海引考工記鳧氏「侈則咋」注云：「咋，讀爲咋咋然之咋，大聲也」。

「誤」wu加o則爲「譌」wuo。此兩字轉ei則爲「僞」wuei。
• 「譌」亦寫作「訛」，但余相信「訛」字原不讀如wuo而讀如「花」。
何以見得？今舉例以明之。客人謂說謊爲「花舌」fa shed，即「訛舌」之謂也。辭海引詩小雅節南山「式訛爾心」註云：訛，化也。
• 是爲「訛」原讀如化之旁證。「訛」hua加ng聲則爲「謊」huang。
• 余相信「誑」之古音亦爲huang，後來被誤讀爲「逛」guang，再後又被誤讀爲「狂」kuang。今人謂「花言巧語」實爲「訛言巧語」之謂。

「侮」與「誣」音同義通。「誣」wu加ng聲則爲「罔」或「誣」wang。晉書卻失傳：「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

客人讀「譎」如gid，轉ei則爲客話之「詭」guei。此兩字加n聲則爲客話之「姦」或「奸」gian。說文通訓定聲：「心詐爲僞，言詐爲譎」。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皇疏：「譎，詭詐」也。「詭」亦作「宄」或「軌」。書舜典：「寇賊姦宄」。傳：「在內曰姦，在外曰宄」。左傳成十七年：「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說文通訓定聲疑外內字誤倒。今人之所謂「內鬼」即「內宄」之謂也，譯爲今語則爲「內姦」。

「錯」與「謫」音近義通。論語爲政：「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辭海註：「謂擢用與捨棄也」。漢書鼂錯傳：「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戎」。國語齊語：「桓公擇寡功者而謫之」。

又「錯」與措施之「措」通。史記秦始皇紀：「舉錯必當，莫不如畫」。荀子天論：「舉錯不時」。荀子榮辱：「舉措時」。後漢書王霸妻傳：「容服甚光，舉措有適」。今人謂「棋高一着」之「着」即古人之所謂「錯」與「措」也。

「康樂」之「康」kang棄ng聲則轉爲「愷」kai，從「愷」又變爲「快」kuai，故昔之「康樂」，「愷樂」或「豈樂」即今之「快樂」也。詩小雅：「豈樂飲酒」。康熙字典曰：「愷，軍勝之樂也」。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振旅愷以入于晉」。周禮秋官大司馬：「愷樂獻于社」。因「愷」與「凱」通，「凱旋」者奏愷樂而還之謂也。同理，「凱風」猶言「愷風」。詩衛風：「凱風自南」。正韻：「凱，和也；南風謂之凱風」。

「譭」yi加n聲則爲「譏」或「魔」yan。寐語謂之「譭」。「譏」亦「譭」也。

朝鮮之義爲freshness of the morning，故應讀如「昭仙」，不應讀如「潮蜺」。但今日若干電台之廣播常誤讀朝鮮爲潮蜺，致不符原義。

表章之「章」jang轉y爲「揚」yang，轉i則爲「旌」jing

，故「表章」與「表揚」，「表旌」同。周書：「故爲車服以旌之」。
。後漢書胡廣傳：「德以旌賢」。左傳莊二十八年：「且旌君伐」。

「竭」字之偏旁爲「曷」，原應讀如「曷」或「揭」he，但今音卻讀如「傑」jieh。今客人謂力竭爲hot，而潮州人則曰 haig。余以爲此乃古音也。左傳莊十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史記太史公自序：「神大用則竭」。妻誅柳下惠文：「夫子之不竭兮，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若以客話或潮語讀此三句，則文義益明。與「竭」之意義相近之字有「歇」與「遏」，但讀音又不同。

yu wu乃通轉之聲。「迂」yu與「邇」yu古或亦讀如「汙」wu；wu轉ei爲「國」wei，再加h聲則爲「迴」huei。「迴」huei轉ai爲「懷」huai，再加n聲則爲「環」huan。「環」huan轉sh爲「旋」shuan，轉ng則爲「遑」huang。管子君臣篇：「民迂則流之，民大流則迂之」。周禮夏官環人註：「環猶圍也，主國賓客任器，爲之守衛」。春秋提要註：「環其城邑曰圍」。史記五宗世家集解：「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文選謝莊月賦：「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尚書皋陶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孔安國註：「懷，包也。襄，上也」。「環」huan與「旋」shuan轉j聲則爲「遄」jan。楚辭九歎怨思：「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而遄迴」。

「蟬聯」與「蟬連」同。「蟬」與「蟬」原爲「時延切」，應讀如「閒」。楚辭九歎逢紛：「余肇祖于高陽兮，惟楚懷之蟬連」。文選左思吳都賦：「蟬聯陵邱」。南史王筠：「自開闢以來，未聞爵位蟬聯，文彩相映，如王氏之盛者」。「蟬聯」亦作「蟬連」，原爲疊韻之聯絲字，與鳴於樹上之蟬無關。「聯」或「連」lian轉sh則爲「蟬」或「蟬」shian，故「蟬」或「蟬」亦即「聯」或「連」也。今人讀「蟬聯」爲「殘聯」，且以爲樹上有數蟬前後相連，非也。「連」或「聯」lian轉y則爲「媽」或「媛」yian。漢書楊雄傳：「有周氏之嬋媽兮」。注：「應劭曰：嬋媽，連也」。文選張衡南都賦：「垂條嬋媛」。注：「枝相連引也」。「聯」或「連」lian轉m則爲「綿」mian。此三字轉y則爲「延」yian。以上四字轉p則爲「翩」pian。文選枚乘七發：「蒲伏連延」。舊唐書高駢傳：「節旄聯翩寵榮汗漫」。文選陸機文賦：「浮藻聯翩」。李白：「短翮徒聯翩」。「連」或「聯」lian省an則爲「邁」li。「媽」、「媛」或「延」yian省an則爲「迤」或「迤」yi。文選吳質答東阿王書：「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邁迤也」。梁武帝遊鍾山大敬愛寺詩：「迤邁高隱懸」。「絲」mian棄an則爲「靡」或「瀾」mi。文選楊雄甘泉賦：「封巒石闕，迤靡乎連屬」。詩王風黍離：「行邁靡靡」。文選鮑照蕪城賦：「瀾迤平原」。「綿」mian省i則爲「漫」man。舒元興牡丹賦序：「瀾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蟬」或「蟬」shian棄尾則爲「施」sh。詩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隱鱗鬱壘，登降施靡」。「瀾」mi加ao爲「渺」miao。文選木華海賦：「渺瀾浹漫」。

「敦」 dun 棄 n 則爲「督」或「篤」 du。「敦」 dun 轉 sh 則爲客話（較近古音）之「純」 shun，再棄尾聲則爲「實」 sh。故「敦厚」即是「純厚」，「敦促」猶「督促」，「篤實」猶「純實」也。孟子公孫丑：「使虞敦匠事」。朱駿聲謂：「借敦爲督，敦督一聲之轉」。論語泰伯：「君子篤於親」，此猶言事親敦厚也。禮儒行：「篤行而不倦」，此猶言「敦行而不倦」也。因「敦」加 a 爲「端」 duan，故「篤行」亦可譯爲「端行」，言品行端正也。「篤」 du 轉 i 爲「的」 di，故今之「的實」即昔之「篤實」也。漢書疏廣傳：「廣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篤老」猶言「的實老」或「的確老」也。「篤」 du 轉 j 則爲「著」，故「篤實」亦等於「著實」，「篤行」亦可爲譯「著力」或「致力」。「著」與「致」只一聲之轉。同理，「病篤」猶「篤病」也，謂真有病，非假病也。史記范睢傳：「應侯遂病稱篤」。「敦」 dun 轉 j 則爲「專」 juan，故「相愛甚篤」猶言「相愛甚專」，「篤志」猶言「專心一意」，「篤學」猶「專心求學」也。

「移」 yi 與「易」 yi 音同義通，加 n 聲則爲「演」 yian。「演」 yian 轉 b 爲「變」 bian。此兩字轉 ch 則爲「遷」 chian。「移」與「易」 y i 轉 sh 則爲「徙」 shi。書畢命：「世變風移」。孔穎達周易正義：「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爾雅釋詁：「遷，運，徙也」。註曰：「今江東通言遷徙」。由此觀之「演變」猶「移易」，「遷徙」猶「遷移」也。同理，「溢」 yi 加 n 聲亦爲「演」，「衍」或「延」 yian。廣韻：「衍音演，水溢也」。說文：「衍，水朝宗于海也」。說文：「演，長流也」。莊子齊物論：「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此「曼衍」實猶今之「蔓延」或「蔓延」也。前漢司馬相如傳：「離靡廣衍」。此「廣衍」實猶「廣汎」，與「溢」之意義相符。小爾雅：「澤之廣者謂之衍」。「延」 yian 省 a 則爲「引」 yin，故「引伸」猶言「延伸」或「演繹」也。

「精明」爲疊韻之聯綿字。「精」 jing 轉 y 則爲「英」 ying，故「英明」即「精明」也。「精」 jing 轉 un 則爲「俊」 jun，故「英俊」亦猶「精明」或「英明」也。說文：「俊，材千人也」。馬氏曰：「智過千人曰俊」。北史蘇綽傳：「萬人之秀曰俊」。又「俊」與「雋」，「駿」通。前漢禮樂志：「進用英雋」。人物志：「張良體弱而精彊，爲衆智之雋也」。又因「俊」與「倩」，「靚」音近，近人亦常有以「俊」形容美男子者，但與古文原義不合，以避用爲宜。又「俊」，「哲」，「智」均從 j 聲，音近義通，例如「雋智」，「雋哲」，「哲人其萎」等。

「漪」 yi 轉 u 則爲「減」，「湏」，「豫」 yu。「漪」 yi 加 an 則爲「灤」，「灤」 yian。以上諸字轉 ng 則爲「漾」，「漾」，「決」，「洋」 yang；由 y 轉 d 則爲「漾」，「蕩」 dang；再轉 h 則爲「沆」 hang 或「滉」，「潢」 huang；再轉 g 則爲「洸」，「潢」 guang。以上含 ng 聲諸字轉 w 爲「汪」 wang，轉 m 則爲「滢」，「茫」 mang。左思吳都賦：「刷盪漪瀾」；又左思吳都

賦：「潏溶沆瀣」。孫逖詩：「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劉長卿詩：「蕩漾孤舟楚水春」。「漾」是「蕩」之古文，故「蕩漾」亦作「漾漾」。江淹雜體詩王徵君養疾：「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後漢書明帝紀：「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潏瀣廣溢，莫測圻岸」。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瀣瀣沆瀣，錯紵縈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文選江賦：「澄澹汪沔，瀣混困沔」。論衡案書：「鄒衍之書，瀣洋無涯」。楚辭九辯：「被荷裊之晏晏兮，然瀣洋而不可帶」。司馬相如上林賦：「灝灝瀣瀣」。張衡西京賦：「滄池沆沆」。揚雄羽獵賦：「鴻濛沆茫」。張衡西京賦：「山谷原隰，決瀣無疆」。三國志吳書薛綜傳：「洪流混瀣，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蘇軾：「新秋忽已晴，九陌望汪洋」。長江瞿塘峽口有灩澦堆，堆旁水勢湍急。「灩澦」者，亦變相之「瀣」也。

「屹」，「巖」 yi 轉 ch 則爲「崎」，「岌」 chi，轉 sh 則爲「巖」 shi。「崎」，「岌」 chi 轉 u 爲「崛」，「嶇」 chu，再加 ei 則爲「崔」 chuei，「崔」轉 w 則爲「巍」，「巖」，「嵒」，「嵬」 wei。「崎」，「岌」，「崛」，「嶇」，「崔」轉 an 則爲「嶺」，「嶇」 chan，轉 en 則爲「岑」，「吟」 chen，轉 in 則爲「嶽」 chin，再轉 y 則爲「岑」 yin。「岑」轉 an 則爲「巖」 yian。以上屬 ch 聲諸字轉 ung 則爲「崇」 chung。「崇」 chung 轉 s 爲「崧」 sung；「崇」與「崧」轉 r 則爲「嶸」 rung；「嶸」 run 轉 j 則爲「崢」 jeng。以上屬 ch 聲諸字轉 ao 則爲「嶠」 chiao，再轉 y 則爲「嶠」 yiao，再轉 t 則爲「峒」 tiao。「崔」或「岑」 chuei 轉 o 則爲「嵯」 chuo，「嵯」 chuo 棄 ch 則爲「峨」 uo（今音已轉爲 e）。「峨」 uo 棄 o 則爲「吼」 u。「屹」亦讀如「氣」 chi，與「圯」通。元結詩：「山屹吼兮水淪漣」。文選郭璞江賦：「虎牙傑豎以屹崑」。蘇舜欽瓦亭聯句：「烽臺屹屹百丈起」。杜甫詩：「挽葛上崎崑」。文選張衡西京賦：「狀嵬峨而岌嶸」。陸龜蒙詩：「世路巖嶮，淳風蕩除」。「嶮」 shian 乃有 an 聲之「巖」 shi。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隆崛屹乎青雲」。「屹」與「吼」同。文選吳都賦：「爾其山澤則嵬嶮嶠吼」。吳都賦：「崇臨海之崔巍」。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楚辭七諫哀命：「何山石之嶮巖兮」。文選琴賦：「互嶺嶸巖，乍嶠嶇嶮」。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岑岵參差，日月蔽虧」。文選嵇康琴賦：「確嵬岑岵」。文選張衡思立賦：「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嶮嶮」。漢書揚雄傳：「泰山之高，不嶠嶮則不能淖淪雲而散歆烝」。曹植九愁賦：「踐蹊隧之危阻，登岩嶮之高岑」。詩大雅：「崧高維嶽」。詩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文選南都賦：「嶮巖屹嶮」。

「狂」 kuang 轉入聲則爲客語之「獷」 kied，故「猖獷」之義與「猖狂」同。莊子山木：「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先主詣亮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不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獷，至於今日」。「狂」 kuang 轉 g 則爲「獷」 guang，故「獷悍」與「獷獷」之義與「猖狂」

」大略相同。柳宗元貴州刺史鄧君墓誌：「獷悍之內，義威必行」。漢書敘傳：「獷獷亡秦，滅我聖文」。「狂」kuan^g轉w則爲「妄」wuang。荀子疆國：「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空」kung轉入聲則爲客話之「缺」kied。客人讀「罅」如ia之去聲，轉入聲則爲「裂」lied。「閒」shian棄尾聲則爲「隙」shi。「閒」與「陷」音同義通，例如「缺陷」。「閒」，「陷」，「隙」轉入聲則爲客話之「穴」shed。「空」字從「穴」工聲，轉上聲則爲「孔」kung，故「空」亦「孔」也，例如「孔穴」。「隙」shi轉u則爲「虛」shu，故「空虛」猶言「空隙」也。

「孔」kung轉iao則爲客話之「竅」kiao；「孔」kung棄尾聲則爲「窟」ku。「孔」，「空」kung轉l則爲「窿」lung。段玉裁云：「空，孔古今字」。「空」kung加i則爲客話之「穹」kiung，故太空亦曰「穹隆」，「空谷」亦猶「窮谷」也。陸雲逸民賦：「乘白駒兮皎皎，遊穹谷兮藹藹」。

「惑」huo加ng聲則爲「惶」或「徨」huang，再轉p則爲「傍」或「徬」pang，故「徬徨」之「徬」亦即「惶」也「惑」也，與邊旁之意義無關。「徬」pang與「徨」huang轉w則爲「罔」或「惘」wang，故「迷罔」亦猶「迷惑」也。「徨」，「恍」，「忼」huang音同義通，故「忼忽」或「恍惚」亦含有「惶惑」之意義焉。「惑」huo省o聲則爲「忽」，「惚」hu。余以爲「鬼域」之「域」古當讀如「惑」，義亦相同，但被後人誤讀爲「域」y u。漢書王嘉傳：「道路譴譴，羣臣惶惑」。三國志蜀志呂凱傳：「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潛夫論忠貴：「迷罔百姓，欺誣天地」。史記范雎傳：「終身迷惑，無以昭姦」。荀子大略：「民迷惑而陷禍患」。方回詩：「羣小附鬼域，國脉內已戕」。

客人讀「戕」如chong，轉上聲則爲客話之「創」chong，轉入聲則爲客話之「賊」ched。孟子告子：「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此「賊」乃入聲之「戕」，與盜賊之賊無關。「戕」與「創」chong轉sh則爲客話之「傷」shong。「戕」，「創」chong轉an則爲客話之「殘」chan。舊註謂，創之淺者曰傷；但今人行文則有重傷輕傷之分，故「傷」亦猶「創」也。說文：「殘，賊也」。詩小雅：「廢爲殘賊」。又「殘」與「剗」音同義通。杜牧原十六衛：「府兵內剗」。

客人讀「岸」如gnan去聲，轉合口音（轉m）則爲客話之「儼」gniam，故道貌「岸然」實猶「儼然」或「嚴然」也。唐書宦者傳：「仇士良以李石稜稜有風岸，深忌之」。上句中之「岸」字當與海岸或江岸之岸無關。莊子秋水：「儼乎若國之有君」。公羊傳桓二年解詁：「嚴然人望而畏之」。荀子正論：「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釋名釋言語篇：「嚴，儼也；儼然，人憚之也」。客話之「岸」gnan轉ai則爲客話之「崖」gnai。莊子天道：「而容崖然」。此猶言容貌岸然或儼然也。後漢紀獻帝紀：「初平三年，陳仲舉名重當時，